

電門梯

角色

偵探 福爾摩西蘇(潘本蘇)

助手 華島

警衛

貴婦

策展人 阿卡巴多拉(潘朵拉)

審判長

檢察官 游忠君

警衛 華和野

法警

場景

在一個老舊的公寓布景，舞台上後方有一堵牆，正中間擺放著一台與當時20世紀年代不符的新式電梯。電梯與牆右邊延伸出一個空間，為警衛辦公桌，桌上擺放著一些小物品，彩蛋、籃子、兔子公仔

第一場

助手穿著一件舊英式大衣，拿著一封信上場

華島：(看著信)恩……敝人我!怪盜比拉多，聽聞皇家英里大道上的公寓大廈中，有一場寶物展覽會，敝人將會在三天後的4月9號……

偵探坐著輪椅緩慢出現，偵探也穿著一件英式大衣，衣領上有個律師徽章

華島：偷走當中價值連城的薊之心，敬請期待！

福爾摩西蘇：……講完了嗎？

華島：講完……啊！阿蘇，忘記你了。這封信太有趣了。(推著偵探的輪椅到中間舞台)

福爾摩西蘇：華島啊，你怎麼看？

華島：嗯？什麼？這封預告信嗎？

福爾摩西蘇：對啊，這邊應該就是他說的公寓大廈吧？

華島：沒錯，這個道上沒有別的大廈了。

福爾摩西蘇：哼哼！華島，幫我記著這段宣言(華島拿出筆記本開始寫，筆記本封面有個十字符號)想這四年多來，我！福爾摩西蘇，與怪盜對決多次未果，他這次居然敢寄出預告信，我今天要去那阻止他的野心，今天一定要分出個勝負！好了，我們上去吧。

華島：(奮筆疾書)阿蘇與怪盜對決四年多來以來，每次都輸……

福爾摩西蘇：華島，我在講什麼你在寫什麼。

華島：(繼續寫)講什麼寫什麼……

福爾摩西蘇：這句不用寫！真是的，你好歹也跟我……三年？

華島：是1563天！我們每天的一切我都有記在小本本上喔！

福爾摩西蘇：(手指計算著天數，瞥了一眼)你那本書看起來沒有那麼厚啊。

華島：因為阿蘇你每天都無所事事，我一頁可以塞好幾天。

福爾摩西蘇：咳咳，華島啊！我這是在磨練你的耐心，跟我四年多了，怎麼沒有學習到我的聰明才智呢？好了，信上說要去幾樓？

華島：我看看喔，要去二十五樓，那樓有一場展覽會正在展出。

福爾摩西蘇：這麼高？看來得坐電梯了，昨天閃到了腰，不可能用走的了。

華島：那就走咯！破案破案！

助手推著偵探的輪椅來到電梯，助手按了往上的箭頭

福爾摩西蘇：話說現在居然發明了電梯這種東西，可真是方便。

華島：對啊，如果沒有這個發明，走到二十五樓怪盜都偷走寶物了，哈哈哈哈哈。

福爾摩西蘇：不過這電梯的品質看起來很好啊！

在兩人說話之際，電梯門打開了，裡面隨之出現的是一個通往上方的樓梯

兩人笑容僵住，一陣沉默，愣愣看著電梯門關上

福爾摩西蘇：那是什麼鬼東西？

華島：應該，是看錯了吧？好奇怪喔，再看一次。

助手再次按下電梯，電梯門打開，門裡仍是擺放著一個樓梯

福爾摩西蘇：你進去看看，有可能那個只是背景。

華島雀躍的走了進去，並走上樓梯，偵探看到後有點崩潰。

華島：阿蘇！可以走欸！

福爾摩西蘇：我看得出來。這是怎樣！電梯不應該是一個密閉空間然後供電就可以上去嗎？啊怎麼只有門是有電的？

華島：可能是做電梯的還沒做完，只做了門？

福爾摩西蘇：誰管他做了多少？我現在就得用電梯！（偵探氣的要站起來，又扶著腰坐了下去）我的老腰啊……（華島緊張的扶著偵探）

華島：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要走上去嗎？

福爾摩西蘇：我看起來像能走嗎？找這裡的負責人出來。

華島：(左右觀察)那邊應該是警衛室？去那邊看看。

助手推著偵探來到警衛室外面，看到了裡面有一位低著頭帶著帽子的人

福爾摩西蘇：華島，來（用微量的聲音說著）那個人你看到了嗎？你怎麼看？

華島：（小聲）看到了。要看什麼？

福爾摩西蘇：這個人應該就是警衛，但事情肯定沒有那麼簡單！（華島拿出筆記本寫字）從他的坐姿來看，在低頭休息卻坐姿端正，這是常年在上流氛圍養成的習慣。進來時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華島：（仍寫著筆記，聽到後抬頭嗅嗅鼻子）好像有股淡淡的香味，是什麼。

這時警衛已抬起頭，聽著他們的對話，起身悄悄走向他們身邊

福爾摩西蘇：茶葉的香氣，而且這個味道，是唐寧的茶香，他們現在可是皇室的御用品牌，能搞到手肯定不簡單，可以判定（自信滿滿手指向警衛室）這個人前身肯定是某個領域的大人物。（轉身，見到警衛）啊！

警衛：（面帶微笑）猜錯了啊，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警衛。

福爾摩西蘇：怎麼可能？我縱橫江湖這麼多年，判斷還沒有出……（愣住看著警衛）啊！爸！你怎麼在這裡！

偵探緊張得從輪椅上起身，腰卻又開始疼痛，助手急急忙忙扶著偵探回輪椅，警衛微笑的看著混亂的場景

警衛：小蘇啊，想說你怎麼離開那麼多年不回家看看爸爸，原來是跑去當偵探啊？

福爾摩西蘇：（緊張）哈哈，爸你也是，什麼時候跑來當警衛了？

華島：（突然出聲）伯父好！

警衛：妳是？啊！對！妳是那個，那個……

福爾摩西蘇：爸，你們認識嗎？她是我助手……啊！

華島：（打了偵探的腰，然後害羞捂臉）那個，我是阿蘇的未婚妻。

福爾摩西蘇：欸？

警衛：哈哈哈哈哈，對對，你就是那小兔崽子的女友。太好了太好了，有禮貌的小孩。
小蘇啊，你雖然沒什麼出息，找媳婦這方面倒是有一套。

福爾摩西蘇：爸，她只是我助手，還有你為什麼認識華島？

警衛：（不理偵探）孩子啊，老頭子年紀大，忘記妳叫什麼名字了，又是做什麼的啊？

福爾摩西蘇：我才剛講。

華島：我叫做華島！中華的華，島嶼的島。目前是阿蘇的偵探助手，已經跟隨他四年多了。

警衛：好！好工作！跟著偵探學習一點知識也不錯。

福爾摩西蘇：你剛剛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警衛：（瞪偵探）小島能跟你一樣嗎？小島啊，你們怎麼會來這裡呢？

華島：回伯父！我們收到了一封預告信，怪盜比拉多要偷走這裡的寶物！

警衛：什麼！你們也收到了嗎？

福爾摩西蘇：爸，什麼意思？你也收到了？

警衛：我是這棟大樓的警衛，當然會收到。信裡說怪盜要偷走25樓寶物展裡的秘寶。

福爾摩西蘇：對！25樓！我就是為了這個找你。我要怎麼上去那邊？

警衛：搭電梯啊，會用嗎？

福爾摩西蘇：怎麼搭？它門打開是樓梯欸！

警衛：你一個年輕人都不會用？早跟你說了要跟上世界的潮流，連我一個老人家都會。

華島：伯父，還是你試一次給我們看。

警衛：哈哈，既然小島這麼說了，當然可以！

三人移動到電梯門前

警衛：首先，按向上的箭頭。

福爾摩西蘇：謝謝，這個我會。

電梯門緩緩打開，門裡一如往常的出現一個向上的樓梯，警衛若無其事的走進去

警衛：然後按下25樓的按鈕。

福爾摩西蘇：居然還有按鈕，剛剛都沒發現。

華島：阿蘇，因為你剛剛沒進去喔！

福爾摩西蘇：（無奈）謝謝提醒。

警衛：（走上樓梯）按完之後走上去。

福爾摩西蘇：喔～欸？給我等一下。華島，把我爸拉回來！

助手進去把警衛帶了出來

警衛：怎麼了，要我再演示一次嗎？

福爾摩西蘇：不用！我現在知道了不只這個破門，連那個按鈕也是擺飾。結果我還是得走上樓？我看起來像是能走嗎？

警衛：電梯不長這樣嗎？這個會自己開的門很方便欸。

福爾摩西蘇：爸！電梯被發明出來就是為了不讓我們走樓梯！這棟大樓有幾層？

警衛：整棟有33層樓。

福爾摩西蘇：33層樓的大樓一個電梯都沒有？那我要怎麼去阻止怪盜的計畫？沒有其他上去的辦法了嗎？

警衛：沒有，走上去吧，年輕人多多運動對身體好，倒是你怎麼一直坐著輪椅？

福爾摩西蘇：呃，我……

華島：（打斷）回伯父！他在浴室滑倒閃到了腰，現在沒辦法走路。

警衛：唉，小蘇啊，早叫你多鍛鍊鍛煉，現在還要人家小姑娘來服務你。

福爾摩西蘇：……多年老毛病了，跟我講也沒用。

警衛：既然你上不去那我也沒辦法，我一把年紀了，也走步上那麼高的地方。不然我打電話去樓上問問，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華島：伯父！等等再去找你泡茶。

警衛：好！好！小島忙完再來啊哈哈哈哈哈。

警衛大笑的走回警衛室打電話，偵探和助理則繼續站在電梯門前

華島：阿蘇，你怎麼看？

福爾摩西蘇：不要學我台詞，讓我想一下。

偵探反覆開關著電梯門，越看越崩潰。這時貴婦頭頂英式大帽，穿著華麗的走上舞台，頸上戴著十字架項鍊，臉上戴著墨鏡到處觀望

華島：妳好！請問在找什麼東西嗎？

貴婦：（擺弄著墨鏡）oh！nice to meet you!這對恩愛的情侶好呀，我有事情想上去這棟大樓，你們知道該怎麼上去嗎？

福爾摩西蘇：我們不是情侶，她是我的助手。還有，妳該不會也是要去25樓吧！

貴婦：Correct!這位看起來很眼熟的小帥哥，你怎麼會知道呢？

華島：阿蘇他是個偵探喔！據他所說，任何人他看一眼就能知道那個人的身分，雖然好像沒有一次對的。

福爾摩西蘇：華島，這些話妳可以記在筆記本就好。這位夫人，如果你想上樓的話，可能是上不去了，除非你想爬那該死的25層樓。

貴婦：that sounds terrible!只有樓梯嗎？我今天穿著高跟鞋，不想走那麼高。（看了看後面的電梯）但這裡不是有電梯嗎？我聽說現在這個東西很方便。

福爾摩西蘇：你不會想知道這扇門後有什麼可怕的東西。這台電梯現在不能用，你可以去問問看旁邊那個警衛，或許他還有其他辦法。

貴婦：oh Thank you!那我先去看看了，祝你們好運。

貴婦往警衛室方向走去。

福爾摩西蘇：華島，你怎麼看？

華島：你說剛剛那個夫人嗎？感覺是個很有氣質的名門貴婦。

福爾摩西蘇：不，據我剛剛的觀察，她肯定不是從小出生在名門望族，嬌生慣養的貴婦。（助手拿出了筆記本開始寫著。）

警衛室旁貴婦在看到警衛的時候，雙方臉上露出奇怪的表情。這時燈光漸暗，兩道光打在了兩對人身上，一盞照亮著偵探與助手，另一盞則打在了警衛和貴婦的身上。

貴婦反應過來後生氣的拔下墨鏡，對著警衛一陣陣的毆打，警衛被打的毫無還手之力。電梯門前的偵探和助手則正常的對話著。

福爾摩西蘇：在那個夫人推著墨鏡的手上，我看到多年做事磨出的老繭，以及她那驚腳的外語，這肯定不是從小接受上流教育薰陶下的名門，她的貴婦氣質是裝扮出來的，她肯定是長大後才飛黃騰達的。

華島：聽起來好有道理（記筆記），這次不會又猜錯吧？

福爾摩西蘇：怎麼可能，妳不看看我是誰？橫空出世的不世之材！福爾摩西蘇！再告訴妳一個細節，她左手無名指上有多年配戴飾品導致凹陷的痕跡，卻沒有戴戒指，從這個地方可以判定！（偵探手指警衛室）她是一個結過婚，卻已經離婚的夫人！

兩人轉頭，卻被眼前的場景嚇到

貴婦衣服有些凌亂的拖著警衛走了過來，走過來時氣喘吁吁，已沒有剛才的貴婦氣質

貴婦：You！想說你怎麼那麼眼熟，你是小蘇吧？

警衛：（狼狽）小蘇啊，好久不見。

偵探和助手目瞪口呆的看著，偵探看了許久才反應過來

福爾摩西蘇：媽？媽！是你嗎？

貴婦：（把警衛丟到一旁，把偵探抱起）My son!我好想你呀，這幾年都去哪裡了，也不來看看媽媽。你怎麼會裝扮成這樣?我都快認不出你了。

福爾摩西蘇：媽，媽，我的腰。（坐回輪椅）媽你怎麼會來這裡？你不是在國外生活了嗎？

貴婦：Unfortunately，我前幾天收到了一封預告信，裡面的內容讓我不得不趕回來這裡。

福爾摩西蘇：媽！你也收到了預告信嗎？

貴婦：of course.你也有收到嗎？

警衛：我也有收到喔……（貴婦瞪警衛，警衛迅速躺回去）

福爾摩西蘇：華島，你把我們那封給我媽看一下，看是不是一樣的。

華島：（拿出信）伯母你好！這是我們的喜帖。

福爾摩西蘇：欸？哪來的喜帖？

貴婦：really?噢！太好了，我們家小蘇終於要結婚了。看看妳，多麼可愛的小姑娘。雖然我兒子從小有點孤僻，性格又中二，沒什麼朋友，我還以為他不喜歡女生呢！我兒子很優秀的，他是個律師。

福爾摩西蘇：媽！我是個偵探。

貴婦：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這律師不是當得好好的嗎？唉小姑娘啊，沒關係，選擇我兒子代表你的眼光不錯，不要像阿姨我一樣（警衛已打理好正在偷聽，看到貴婦目光後迅速扭頭躲避）遇人不淑啊！

華島：謝謝伯母！我會照顧好阿蘇的！

福爾摩西蘇：華島，快帶我媽回正題。

華島：喔！伯母，你收到的預告信寫什麼啊？

貴婦：It's a long story.

福爾摩西蘇：ya you can make it short.

貴婦：That' s strange.有個奇怪的人說要偷走我放在寶物展裡的薊之心，這個人腦袋怪怪的，怎麼會有小偷偷東西之前還寄信過來？但畢竟是我的寶物，我放心不下還是趕回來了。

福爾摩西蘇：蛤？媽，那個寶物的主人是你的？

貴婦：actually that' s mine，要不是為了薊之心，我才不想見到那個臭老頭。

警衛：怎麼可以這樣講呢？雖然我們已經分開了，但那個寶物還是我們以前幸福的證明。

貴婦：你還沒被打夠嗎？對啊Mr.潘啊，你怎麼淪落到要來這個大樓裡當個小小的警衛？

警衛：怎麼會說淪落呢，我可是自願來的。

華島：伯父伯母，那個什麼之心，是個什麼東西啊？

警衛：哈哈，小島啊，伯父來跟你講講，這個薊之心啊……

貴婦沒有興趣聽警衛講話，找到偵探詢問電梯的用法，偵探無奈的演示給貴婦看

警衛：薊是我們蘇格蘭的國花，是被稱為受祝福的花種。相傳啊，那是聖母瑪利亞將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釘子取下來後，埋在地下長出來的植物。

華島：喔喔，那薊之心就是用薊花去做的嗎？

警衛：那是我們小蘇小時候的事了。（華島眼睛一亮，拿出筆記本記了起來）有一次，小蘇趁我們不在的時候偷偷跑出去玩，回來的時候滿手鮮血，我們嚇得要死啊，問小蘇去做什麼了。他笑的從懷中拿出一叢小花，彷彿沒感受到手上的疼痛，說這些小花好可愛，於是他帶了回來。

華島：好可愛！伯父，多說一點。

警衛：哎！那些小花就是薊花，隨處可見的野花，卻極其頑強。我們將小蘇帶回來的薊花編織成了一個心型徽章，並保存了起來，沒想到現在變成了寶物展的物品，還有人要偷走哩！

貴婦：喂！Mr.潘！這個電梯是怎麼回事？難道沒有除了走上去的其他辦法嗎！

警衛：哎呀，怎麼都來問我這個問題？我也沒說那是電梯啊！不然……不然就叫他電門梯好了。

貴婦：I see！就是一個表面看起來有在運作卻沒用的電梯！就跟你一樣！所以你是失業來這裡的嗎？真沒出息！要不是為了我寶貝兒子，我才不會再這裡跟你說話！

警衛：哎！妳怎麼說話的，我們都分開多久……

前夫妻倆吵得不可開交，助手想當和事佬卻插不進去，偵探在後面無神的擺弄著電梯

突然，電梯門再一次開啟後，一位穿著黑大衣的女子從樓梯上走了下來，她戴著一個單框眼鏡，手持一塊懷錶走了出來

阿卡巴多拉：不好意思！可以讓讓嗎？

警衛和貴婦嚇到，警衛躲到了貴婦懷裡，兩人驚覺後警衛被推開，大家轉頭看著這個黑衣女子，都露出驚訝的表情

警衛：小朵！

貴婦：my daughter!

華島：潘朵拉！

偵探：姐！

阿卡巴多拉：呃（策展人一一指著大家說）爸、媽、小島……偵探？

福爾摩西蘇：為什麼只認不出我，我是你弟啊！

貴婦：we have some problems.朵兒阿，你怎麼是從上面走下來？

阿卡巴多拉：媽，我現在不叫朵拉。請叫我「阿卡巴多拉」，是樓上寶物展覽會的策展人。有甚麼事嗎？剛剛有人打電話來問說一樓有情況我才下來的。

警衛：是爸我打的，但小朵啊，策展人是甚麼？你不是醫生嗎？

阿卡巴多拉：就是管理整個展覽的負責人，跟醫生無關。（策展人看了看懷錶）時間不早了，沒事的話我要去忙了。喔！還有，我叫阿卡巴多拉。

福爾摩西蘇：等等！阿卡……阿拉……姐！所以你是從25樓走下來的咯？

阿卡巴多拉：不然呢，跳下來的嗎？

福爾摩西蘇：呃，呃，姐！你要幫幫我，妳有收到預告信嗎？現在寶物展是什麼狀況？

阿卡巴多拉：（看懷錶）一切安好，你們都是因為預告信來這裡的嗎？

貴婦：that's right!朵拉，那個小偷要偷走我的寶物，薊之心還記得嗎？可不可以帶我上去？

阿卡巴多拉：可以，不過寶物展還沒正式對外開放，現在還在準備中。

福爾摩西蘇：姐！那我也要上去，這是我福爾摩西蘇跟怪盜的對決，我不能輸給他。

阿卡巴多拉：這位偵探不行。

福爾摩西蘇：為什麼！我也有收到預告信，為什麼我媽可以我就不行？

貴婦：I agree.為什麼小蘇不行?而且這對小蘇特別重要……

阿卡巴多拉：(打斷)她是這個寶物的擁有人，當然有資格上去確認寶物的安全。福爾摩西蘇，怪盜的部分不用擔心，只要有我在，比拉多是不會得逞的。
(看懷錶)沒事的話我要走了，我很忙的。

警衛：那爸爸也可以上去嗎?我可是這裡的警衛，我需要看一下狀況。

阿卡巴多拉：可以，不過我們只有樓梯，希望你們不要走三層樓就後悔了。

福爾摩西蘇：爸！既然你也要上去，那就扶扶我吧。我還有華島，大家一起帶我上去看看。

警衛：是阿，小蘇也要參與一下吧，小朵妳看這……

阿卡巴多拉：(沒有理會)福爾摩西蘇，在我收到的預告信中，警衛室有一些關於怪盜的線索，你要不要去調查看看?

福爾摩西蘇：真的?華島，往警衛室前進，快!

警衛：恩?我怎麼都沒發現?

福爾摩西蘇：唉，爸你一把年紀眼睛不好使了，交給我這個鼎鼎大名的偵探吧!

助手推著偵探去了警衛室，留下策展人三人在電梯門前

貴婦：you are strange.朵兒你為什麼要阻攔小蘇?

警衛：對啊，如果小蘇沒上去，寶物被搶走的話怎麼辦。

阿卡巴多拉：(看懷錶)時間緊迫，我長話短說吧。這次小蘇的寶物很危險，很可能保不住，這是我用預告信把你們叫來的原因，只是我沒想到小蘇也來了。

貴婦：What?為什麼?這幾年不都保存得很好嗎?

警衛：妳小聲一點。難道說小蘇要撐不住了嗎?

阿卡巴多拉：這次怪盜的力量前所未有的難纏，我們三天後會策劃一場防衛措施，可以勉強保住寶物，不過……

貴婦：but what……快講!

阿卡巴多拉：不過小蘇還是永遠脫離不了與怪盜的決鬥，所以……(策展人深吸一口氣)不要讓小蘇上樓，讓他脫離這個偵探世界吧。

警衛：妳的意思是……用那個藥物？

策展人點了點頭

貴婦：What the hell?不可能！

警衛：小朵，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阿卡巴多拉：我很清楚我在幹嘛。爸、媽，小蘇變成這個樣子已經四年多了，不管對他還是對我們來說都是痛苦，這樣做可以讓我們雙方都解脫，只要你們同意。

貴婦：no way！小蘇也是我的孩子，朵兒，你怎麼會想這樣做！

警衛：馬利亞妳冷靜一點。（警衛也深吸一口氣）小朵，妳真的確定要這樣？那小島呢？妳知道她為了小蘇守候了這麼多年。

阿卡巴多拉：我評估的方式很簡單，對患者而言，什麼才是最好的選擇。套用於你們對小蘇也是。關於藥物，只要你們答應簽署同意書就可以，然後阻止偵探上樓，華島那邊我會去說服。（看懷錶）時間緊迫，你們的想法呢？

警衛：對小蘇而言，什麼是最好的選擇嗎？馬利亞，我認同小朵的提議了，妳不用顧慮我們的想法，妳想想該怎麼做。

貴婦：shut up!誰要顧慮你！

在三人說話之際，偵探與助手返回電梯門前

阿卡巴多拉：有找到什麼線索嗎？

福爾摩西蘇：咳咳，哈哈，那當然咯!華島，說說我們找到了甚麼!

華島:我們什麼都沒找到!

福爾摩西蘇：華島!我們剛剛不是這樣說的!

阿卡巴多拉：好了，不用編了，我知道你肯定找不到。

福爾摩西蘇：欸?

阿卡巴多拉：沒事的話我要帶他們上去了。華島，你要來嗎?

福爾摩西蘇：等等，還有我啊!姐妳為什麼一直排擠我?

阿卡巴多拉：你又走不上去，而且你一個偵探上去有什麼用，怪盜又還沒偷東西，還是交給專業的來吧。

福爾摩西蘇：偵探怎麼就不能預防犯罪了？與其傻傻等待怪盜的來臨，不如想想有什麼是我能做的。唉，沒辦法了，華島，你帶我上去吧，我今天就算腰斷了也要上去！

華島：（一臉為難）好，阿蘇你決定好就行。

助手推著偵探要往電梯過去，策展人站在電梯前阻止了他們過去

福爾摩西蘇：姐，為什麼要擋著我。

阿卡巴多拉：你能不能上去不是你能決定的，要經過我的評估。

福爾摩西蘇：為什麼？這棟大樓你管的嗎？

阿卡巴多拉：你要去的地方是我管的，你如果爬到那裡的時候暴斃了是我要負責任。

福爾摩西蘇：那你就不要把展覽設在那邊啊！氣死我了，設那麼高是專門給怪盜偷的嗎？好！既然25樓是你管的，我走到24樓總可以了吧！借過！

警衛：這棟大樓我管的！你上去要經過我同意！

福爾摩西蘇：爸，你參什麼咖？你連這台破電梯都搞不懂！

貴婦：（掙扎許久後出聲）shit!小蘇，那我來，那個薊之心是我的寶物，你要上去要經過我同意，你……

警衛：馬莉亞，在孩子面前不能說髒話……啊！

貴婦：（打了警衛一下）小蘇，反正今天我們幾個不同意，你就不能上去！

福爾摩西蘇：為什麼？我什麼都要經過你們同意？你們離婚的時候經過我同意了嗎？你們收養我的時候經過我同意了嗎？華島！聽我的，直接衝上去！

氣氛非常緊張，此時燈光轉換，助手帶著偵探要衝上去，策展人開啟電梯緩慢逃走，警衛和貴婦攔著偵探不讓他上去，場面一時非常混亂。

這時偵探突然被推倒，偵探摔到地上，失去了意識，燈光漸暗，眾人緊張呼喚偵探的聲音此起彼落。

燈暗

第二場

場景在大樓裡圓出一個空間，電梯門前為法官桌，法官桌右邊為律師與被告席，左邊為檢察官席，法官桌左側有一個席位，為證人席

聲音：「阿蘇、阿蘇？潘先生！潘本蘇！潘本蘇律師！」

燈亮，法官桌有位白頭髮法官，有一位男子站在檢察官席上。潘本蘇穿著偵探服趴在了桌上，迷迷糊糊的起來，旁邊站著華島

潘本蘇：我這是在……哪裡？

審判長：潘本蘇律師，這麼重要的場合，你怎麼會睡著了勒？

游忠君:審判長，我看就判他藐視法庭吧，這傢伙上法庭還在cosplay。

潘本蘇:我?法庭?(低頭看到自己的衣服)阿!我現在是偵探?律師?

潘本蘇轉頭環顧四周，卻看到華島站在了自己旁邊，一臉擔心的看著自己。華島身上已穿著現代服飾

華島:阿蘇，你沒事吧?

潘本蘇:對不起，我剛剛夢到了一些奇怪的東西，我們現在在幹嘛？

華島：阿蘇，不會吧？你不知道這是哪嗎？你在為我辯護呀！

潘本蘇：什麼！你做錯了什麼？

審判長敲了敲手中的木槌，似乎不太滿潘本蘇無視他

審判長：潘本蘇律師，你穿著不合適的衣服上庭，我就不計較了。請問可以開始了嗎？我們速速開完，我孫子在家等我了。

潘本蘇：對……對不起，審判長，辯方律師已準備好。

游忠君：檢方早已準備多時。

審判長：好，游太君案正式開庭審理，現在時間為2018年12月25日上午11點。游忠君檢察官，請你幫我們報告這次案件內容。

游忠君：敬愛的庭上，沒問題。這次的死者名為游太君。

潘本蘇：死者？

游忠君：怎麼了嗎？辯護律師，喔是我的失職，辯護偵探，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潘本蘇：沒事！沒事，你們繼續。（轉向華島）這次是兇殺案嗎？

華島：對呀，怎麼了？

潘本蘇：那你也太淡定了吧！

華島：因為阿蘇你說會贏的喔！我不會被判有罪的。

潘本蘇：咳，我這樣說的呀……

審判長：潘本蘇律師，請不要打斷審理報告。游忠君檢察官，請您繼續。

游忠君：（拿著樂透，並邊刮邊講）感謝庭上，唉，有些人永遠就是吊不啣噐的個性，從上學時就看得出來。

審判長：（震驚）游忠君檢察官，你手上拿的是什麼？是證物嗎？

游忠君：（彈了彈手中樂透）我每天每十分鐘就會刮一次樂透，這樣我一小時就有6次、一天有144次能中獎，我日收入就可以破百萬了。（看著樂透哀嚎）怎麼又沒中？

潘本蘇：（對華島）這傢伙知道機率是什麼東西嗎？

游忠君：在我的世界裡，樂透只有中與不中。就像是法庭審判一樣，只有分有罪與無罪！潘本蘇偵探，做好覺悟吧！

華島：阿蘇，他看起來跟你有些過節啊，你兄弟嗎？

潘本蘇：不知道，我失憶了，這個人應該不太重要。

審判長：（敲了敲手中法槌）游忠君檢察官，請不要和辯護律師聊天，儘快進行審判，今天是聖誕節，我要回家陪我孫子！

游忠君：回覆敬愛的庭上，好的，這裡為您演示一下。

審判長：演示？

檢察官指示法警移動法官席，法警上台將法官席移到了旁邊

審判長：（震驚）為什麼要動我的桌！

游忠君：庭上，請您扮演死者。

審判長：欸？

燈光轉換，場景移到了電梯門前呈現

游忠君：（指著審判長）死者為女性，30歲，是一位醫生，任職於斯拜醫院，一年前也因病在這治療，一直住院在這裡。

潘本蘇：所以她在自己工作的醫院養病治療的意思嗎？養病期間沒有在工作了？

游忠君：是的，潘本蘇偵探，我認為我講的很清楚。

檢察官將電梯打開，裡面已是平常電梯模樣，裡面物品散亂。檢察官將審判長丟了進去，隨著台詞指示給觀眾動作

游忠君：被害人的死亡地點位在醫院的電梯中，其中有許多散落的物品，皆為被害人持有。其身上並無打鬥痕跡及致命傷，但手臂上有針筒注射過的痕跡，及皮膚上有藥物反應。經醫檢報告證實，死者為毒藥注射致死，死亡時間推測為1月2日凌晨的1點到1:30之間。

審判長：(出聲)嗯……居然是這麼晚的時間嗎？

游忠君：嚇我一跳。回庭上，是的，也因為這個是醫院夜班的時間，來往的人並不多，通常都是值夜班的醫護人員或住院病人。

潘本蘇：辯方提出問題。難道沒有自殺的可能性嗎？被害人如果沒有掙扎過的痕跡，怎麼會傻傻給犯人注射毒藥？

游忠君：別急別急，潘本蘇偵探。(接續動作)屍體的第一發現人是醫院裡的另一位醫生，報警人也是這位女士，發現時間為1:45分。

檢查官移動到了華島旁邊，隨著台詞從口袋拿出了一個針筒。審判長已默默回座

游忠君：另外，我們透過目擊證人的證詞，以及在被告華島小姐口袋中發現使用過的針筒，針筒裡的液體確定與死者注射的毒藥一致。

潘本蘇:(震驚轉向華島)怎麼會在你那邊？

華島:我說過了呀!是我撿到……

審判長：(打斷)剛剛說有目擊證人？不是那位醫生嗎？

游忠君：（回座）回覆敬愛的庭上，不是的，我們當天有另一位證人目擊到了情況。我們是否可以請第一位證人入庭證言？

審判長：本院受理這個要求。

游忠君：（拿起另一張樂透開啟刮）傳喚證人。

潘本蘇：根本還沒十分鐘，這傢伙是賭徒嗎？唉，證人是誰你知道嗎？

華島：好像是一個怪怪的警衛。

潘本蘇：警衛？

法警帶著一位穿著藍色警衛制服（與偵探父親為不同人）的中年男子，走上了證人台

游忠君：證人，請報上你的姓名與職業。

警衛：（沉默）

游忠君：證人，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警衛：（沉默）

華島：警衛伯伯，有人在叫你呢！

警衛：啊！致上吾的歉意，因為姑娘您實在是美得傾國傾城，不經讓敝人恍了心神。

華島：謝謝警衛伯伯的稱讚！

潘本蘇：你不要那麼開心好不好……

游忠君：（看著樂透哀嚎）又沒中！咳，證人！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就把那件事說出來！

警衛：（驚慌）敝人會說！請您稍安勿躁。咳咳，吾乃在醫館中風華絕代混和著野性的秩序維護者。

游忠君：他的意思是他名字叫華和野，是斯拜醫院的警衛。

潘本蘇：為什麼聽得懂……

警衛：吾當天於吾的哨站進行偵察，在見到寶藏姑娘走進了那頭會飛的怪獸，令吾印象深刻。吾於丑初一刻見到寶藏姑娘，半盞茶後從怪獸嘴裡走出了一位紅十字姑娘，而此時悲劇已然發生。

潘本蘇：什麼都聽不懂，就沒有通譯官嗎？

審判長：（敲桌）本院想說這是國內案件，用不到通譯官，就放他回家過聖誕節了。

游忠君：唉，潘本蘇偵探，不要只會看些偵探小說，多看些古文多好，我來演示吧。

審判長：還來？

燈光轉換，法警再次上台移開法官席，審判長一樣扮演被害人，與警衛和華島隨著台詞指示給觀眾動作

游忠君：警衛當天在一樓執勤時，看到了被害人拿著一個盒子，於1:00到1:15之間走進了電梯……

潘本蘇：原來會飛的怪獸是指電梯。

游忠君：在被害人進去電梯的五分鐘後，看到了被告走出電梯，之後便是聽到被害人遇害的消息了。（演示完畢，眾人回座）

潘本蘇：紅十字姑娘是指華島嗎？這稱呼怎麼來的？

華島：不知道欸，可能是我當天穿著護士衣？

潘本蘇：妳當時進電梯有看到被害人嗎？

華島：沒有！我搭兩次都沒看到人。

潘本蘇：兩次？

審判長：（敲桌）潘本蘇律師，不要再竊竊私語，你對警衛的證言有什麼疑問嗎？

潘本蘇：（拿出文件）報告庭上，華島在之前的證詞說過，她搭電梯時並沒有遇到任何人。

游忠君：（持續刮著樂透）潘本蘇偵探，我們怎麼可能採用殺人犯的證詞？

潘本蘇：華島不是兇手！在宣判前所有因素都要考慮進去。還有，警衛的證詞含糊不清，他沒有給我們確切看到命案發生的時間，不能僅憑證人的說詞定罪。

警衛：汝……汝怎能憑空汗人清白

審判長：（敲桌）嗯，有道理，並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證人的說詞。

游忠君：（拿著樂透彈了彈）庭上，證據的部分我來解釋吧。

審判長：不會還要演示吧？

游忠君：這次不用，庭上放心。當時被害人與被告乘坐的電梯，是員工專用電梯，需要證件感應才能上樓，並且感應的時間會被紀錄在電腦。（將樂透紙丟給了潘本蘇與審判長）經過調查，的確有兩個感應時間被記錄在案。

潘本蘇：（撿起樂透紙查看）誰會把資料寫在樂透紙上啊？

華島：他這張沒中獎欸！難怪丟給我們。

潘本蘇：被害人當時不是病人嗎？怎麼會走員工電梯？

游忠君：她在生病之前可是這裡的醫生，知道這裡可是再正常不過。並且我們檢查過了當天所有樓層電梯門前的監視器，確定了被害人與被告皆進過電梯，除了兩人外，到發現屍體前，都沒有其他人接近過電梯，警衛說的並沒有錯。

警衛：所言甚是，所言甚是。

潘本蘇：電梯裡面難道沒有監視器嗎？

游忠君：因為是員工使用的電梯，他們並沒有裝備上的考量。

審判長：檢察官，這麼重要的資料，怎麼現在才給我們？

游忠君：樂透就是要一張張刮才有驚喜感，一次將底牌出完是沒有樂趣的。

潘本蘇：我想確定一下，檢方剛剛有提到監視器，請問被害人和華島分別是什麼時候進去電梯的。

游忠君：被害人在1:10的時候進電梯，被告則是1:15分出來。

潘本蘇：除此之外呢？他們有沒有回來過？

游忠君：（沉默片刻）1:30的時候被告有回來搭乘，不過這不重要。

潘本蘇：感謝檢方的回答，這非常重要。庭上，辯方提出異議。從檢方給的資料來看，1點到2點之間有兩個感應編號，不過這個時間非常奇怪。

審判長：喔？辯方律師，奇怪的地方在哪裡？

潘本蘇：從上面的感應紀錄來看，華島在1:15分的時候感應了電梯。如果警衛看到的屬實，被害人應該是在1:10分使用過電梯，上面的時間段卻沒有資料，被害人第一次進電梯為什麼沒有感應？

審判長：的確！被害人並沒有感應電梯欸。

游忠君：沒什麼好驚訝的，就是被害人在未感應時，被告也按了電梯下樓，碰巧遇到被害人，於是動手殺了她。

潘本蘇：動機呢？華島並沒有殺害被害人的動機。

游忠君：被告持有的不是一般針筒，裡面具有令人致死的藥劑，肯定是被告密謀做些什麼的時候，被被害人發現了，於是殺害她滅口。

警衛：吾可證明，吾的確見於哨站看見紅十字姑娘,其從會飛的怪獸口裡出來,面色凝重,左顧右盼,心情極其焦躁。

華島：我沒有！我那時候是在找病人!而且這個針筒是我撿到的！我不知道裡面裝著這種東西！

潘本蘇：辯方提出異議，這些主觀推斷不能視為證據。辯方這裡提出另一個問題，感應紀錄的第二個時間要怎麼解釋，華島在1:30的時候搭了第二次電梯。

游忠君：很簡單，這是被告為了偽造現場才進去第二次電梯的。

潘本蘇：沒那麼簡單，華島兩次都沒有看到被害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證人的證言並沒有提到這件事。證人，從這個證物可以知道，華島進出過兩次電梯，你沒有看到第二次嗎？

警衛：（沉默）

潘本蘇：證人？

審判長：（敲桌）有道理。證人，請你說明，為什麼證言沒有說到這個？

警衛：（沉默片刻）之乎者也，之乎者也。

潘本蘇：很好，他開始胡言亂語了。證人!還是其實那個時候你並不在警衛室。

警衛：我……我一直。吾於哨站閉門未出

華島：阿蘇，他剛剛是不是講白話了。

游忠君：辯方偵探，不要一直給證人施壓。

潘本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警衛在1:30沒有看到華島經過，這時他去了哪裡？警衛並沒有不在場證明。證人！可以告訴我，你案發當時正在做什麼嗎？

警衛：吾……吾當時與犬子在哨站執勤。

游忠君：白痴，幹嘛把這個講出來！

潘本蘇：喔？犬子是你的兒子嗎？他幾歲。

警衛：犬子乃垂髫之年。

審判長：檢察官，請翻譯一下。

游忠君：可惡，警衛，你一輩子都不會中樂透的。這傢伙說他當天跟他五歲的兒子在警衛室裡。

審判長：所以算是有不在場證明咯？他兒子現在在哪裡？

游忠君：（沉默片刻）找不到。

潘本蘇：這是什麼意思？

游忠君：他兒子在案發後就失蹤了，醫院和監視器都找不到這個小男孩的身影，我當時嚴重懷疑這個警衛是不是瘋了，幻想出一個兒子。

審判長：（敲桌）所以證人是在說謊嗎？

游忠君：根據資料，這傢伙的確有個兒子，我們聯絡不到這個小男孩，但這傢伙一直堅信他兒子在醫院。

潘本蘇：你之前有注意到這個小男孩嗎？

華島：沒有欸？我也是現在才知道的。

潘本蘇：唉，雖然很對不起他。報告庭上，辯方認為，證人提不出自己的不在場證明，我們並不能排除其他兇手的可能性。

審判長：嗯，這的確是很大的疑點。

游忠君：檢方異議，電梯感應系統與監視器都沒有證人的蹤影，我並不認為這是可能發生的！

審判長：也是有道理，看來現階段的證據並不能為我們帶來真相。游忠君檢察官，請問還有下一位證人嗎？

游忠君：（沉默片刻）可惡。回覆庭上，有的。

審判長：好，那我們請下一位證人上台。

潘本蘇：很好，華島，再來我一定還妳清白。

華島：嗯！阿蘇！我相信你喔！

游忠君：（拿出樂透開始刮）哼！

警衛下場，法警將潘朵拉帶到了證人席，潘朵拉與策展人為同一人，但服飾稍顯不同，典型的現代醫生白袍，戴著雙框眼鏡，手持著手錶出場

游忠君：證人，請介紹你的名字與職業。

潘朵拉：潘朵拉，醫生。

審判長：真是簡潔有力的介紹。

游忠君：證人，可以幫我證言一下當時發現案發現場的情況嗎？

潘朵拉：（看手錶）我很忙的，我就直接說吧，那個針筒是我給游太君的。

眾人一陣沉默，震驚的看著潘朵拉

審判長：證人？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游忠君：證人！我可以視為這是認罪嗎？

潘朵拉：並不是我替她打針的，我認為游太君是自殺。

游忠君：哼！現在所有證據都指明是他殺，妳要不要聽聽看妳在講什麼！

潘朵拉：游太君在一年前罹患了癌症，這一年治療未果，反而身體越來越差，於是有了想死的念頭。

潘本蘇：證人，所以妳主張被害人是為了尋死才使用妳給她的針筒嗎？

潘朵拉：是的，我認為就是這樣。

游忠君：不可能！我姐可是醫生，怎麼會做出放棄治療這種事！

審判長：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我們會在這個審判中搞清楚，不過證人，如果你證言屬實，協助自殺者在我國可是犯罪。

潘朵拉：我是做好了覺悟才說出來的，幫助病人減輕痛苦是我的職責。

游忠君：別以為這樣就過了，所有殺害我姐的兇手我都不會放過！

潘本蘇：檢方，如果你要定罪華島，請提出更有力的證據。

游忠君：不用你提醒，這次我會把珍藏的樂透都刮出來。庭上，檢方提出異議。

審判長：請說。

游忠君：（拿出樂透，裡面有張照片）我不管這個針筒的主人是誰的，我們最終是在被告口袋發現了這個針筒。另外，你們還記得被害人拿著一個盒子嗎？

審判長：好像是，監視器和證言都有出現這個盒子。

游忠君：這個盒子在案發現場並沒有被找到，我們最終發現的地點是在員工休息室，經過調查，這應該就是存放那個針筒的盒子。

審判長：什麼？盒子為什麼會被移到那裡？

游忠君：（丟樂透過去）這個休息室的所有者正好就是被告和證人。被告，為什麼盒子會在你們的休息室裡！

華島：盒子不是我拿的！在我回到休息室時，那個盒子就在那裡。

游忠君：所以你看過那個盒子？你有對它做什麼嗎？

華島：我並沒有動盒子！我當時看到盒子旁邊有個已經用過的針筒，我以為這個是廢棄的，所以就放進口袋要拿去丟掉。

游忠君：所以你主張妳是不經意撿到兇器，正好被警方抓到咯？

華島：我一直都這樣說的呀！

游忠君：哼！垂死掙扎。

潘朵拉：（看了看手錶，不耐煩）庭上，我趕時間，我要認罪。

審判長：（震驚）呃，請說。

潘朵拉：我在發現被害人屍體的時候，我先是請人報了警，在警方到達案發現場的空檔，我拿走了盒子和針筒回到了休息室。

審判長：什麼？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潘朵拉：我那時一時賭氣給了游太君針筒，我沒想到她真的使用了。我怕我被發現這個針筒是我給的，所以我把它收了起來，不想卻被回休息室的華島給拿走了。

游忠君：哼！包庇兇手！如果照你所說，你害怕被定罪所以藏起來，那為何現在又要說出來？

潘朵拉：因為讓無辜之人被定罪更讓人感到害怕。在上庭前的這段時間，我經過無數次的掙扎，我想清楚了，我是個醫生，解決病人痛苦是我的首要目標，不擇任何手段，就算會被定罪。

華島：朵拉，妳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不是我認識的妳。

潘朵拉：古代有一種叫善終女神的職業，我只是認為現代也需要有這樣的人。庭上，我全盤托出了。

審判長：真是令人震驚和遺憾，如果真是這樣，被害人自殺的可能性非常大。

潘本蘇：庭上，辯方有疑問。如果被害人真的是自殺身亡的，時間就只有1:10分，被害人進入電梯的時間線，但華島卻沒有看到她，被害人為何會突然消失不見，又出現在電梯？

審判長：嗯，現在的確還有許多疑點，所以辯方主張是他殺，且兇手另有其人嗎？

潘本蘇：是的，還記得第一位證人嗎？他沒看到華島搭乘第二次電梯，這時剛好是命案發生的時間段，我認為他有作案的可能性。

游忠君：我剛剛說過了，我們並沒有證據證明警衛出現在電梯中，除非你可以證明他能從電梯門以外的出口進出。

潘本蘇：其他出口……

審判長：嗯，有道理，辯方律師，你可以證明嗎？

潘本蘇：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可能啦，電梯後面是有一座樓梯的呢？

眾人沉默

游忠君：潘本蘇偵探！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審判長：潘本蘇律師？本院沒聽錯吧？

華島：（摸）阿蘇，你發燒了嗎？

潘本蘇：哈哈，沒有啦，這是我剛剛夢到的，想說跟你們分享一下。

潘朵拉：是有的。

眾人：欸？

燈光轉換，潘朵拉將審判長移開，走到了電梯位置，裡面電梯背後的門可以開啟，打開是一座樓梯，潘朵拉動作隨台詞轉換

潘朵拉：員工專用電梯本來是緊急專用通道，只是一個樓梯。不過醫院因為某些考量，將它改裝成了電梯。當時為了節省成本，後面的樓梯並沒有拆除掉。這個專用電梯有一個設計，如果電梯因為某些重大事故不能使用時，是可以打開出口走入後方樓梯的。

游忠君：(震驚)妳怎麼會知道這個設計？

潘朵拉：當時全體員工都有被告知。華島，妳那時候還沒來，所以可能不知道。

游忠君：可惡，居然沒人告訴我。

潘本蘇：了解了，所以表示，如果我們能知道這個隱藏樓梯通去哪裡，就能知道警衛有沒有進到電梯了。

審判長：游忠君檢察官，這件事能請你去確定嗎？

游忠君：唉，我會請人調查。

華島：阿蘇，我突然想起來，你之前有跟我提到你有找到一封信，會有用嗎？

潘本蘇：信？我有找到嗎？

華島：有，你說有這封信我們就贏定了，但你一直沒告訴我內容。

潘本蘇：（翻找）真的假的？是這封嗎？（潘本蘇開啟信封閱讀）什麼！

審判長：（敲桌）辯方律師，發生了什麼事？

潘本蘇：辯方這裡有一個證物要出示。

潘朵拉：（驚訝）潘本蘇！你怎麼會有那封遺書！

審判長：遺書？（接過信件）這是！

潘本蘇：庭上，能否請你誦讀上面內容。

審判長：我曾救助病痛之人，與死亡作對。如今我罪痛纏身，苦不堪言。我和樓中孩童達成契約，至此電梯向上，一切往返，如煙升起，如雨落下。

游忠君：什麼！（衝去法官席搶審判長手上的遺書）

潘本蘇：這是被害人游太君寫的遺書，據我解讀，上面的意思是說她被病痛纏身，想自殺卻又不敢，於是她在隱藏樓梯裡請警衛的兒子幫他打了那個針筒。

潘朵拉：這個遺書那時候藏在了盒子裡面，被我拿了起來！潘本蘇，怎麼會在你那裡！

潘本蘇：我也不知道，我失憶了。庭上，辯方認為警衛是想包庇自己的兒子，所以偽造了電梯裡的案發現場，我們需要請他上來釐清整個事件。

審判長：有道理，檢察官，能帶那位證人出來嗎？

游忠君：（看著信沒有理會）

審判長：（敲桌）游忠君檢察官！

游忠君：啊？啊！好的庭上。

檢察官指揮了法警去帶警衛

審判長：證人，依據妳剛剛的發言，這封遺書原本也是妳私藏的嗎？

潘朵拉：（沉默）

游忠君：證人，妳私藏遺書是想包庇警衛的兒子嗎？

潘朵拉：（沉默）

法警匆匆上台

法警：報告庭上！證人逃走了！他不在休息室！

眾人：什麼！

游忠君：你們在幹什麼！現在給我去找！

法警：是！

潘本蘇：庭上，辯方認為警衛應該是畏罪逃走了。

審判長：（敲桌）肅靜肅靜！好了，我想我們有結論了。因為現階段出現了許多疑點，警衛和他兒子現在失蹤，也需要去確定隱藏樓梯的真實性，所以需要律檢方再一次的調查，警衛和醫生的懲罰擇日再審。不過這次為華島一案的審理，依目前的證據無法證明華島為兇手的可能性，雙方可有異議。

游忠君：（沉默）

潘本蘇：沒有，感謝庭上。

審判長：好，那本院就此宣布，被告華島，本次判決為，無罪。（敲下木槌）

燈暗，接著出現了舞台外的聲音

華島：阿蘇，你果然厲害，我一直都相信你會救我的！不過雖然我被判無罪了，警方那邊還有一點程序要處理，阿蘇你先回家休息，辛苦你了！在家等我喔！

潘本蘇進場，一盞燈光打在身上

潘本蘇：唉，好累，總算告了一段落。但還有些疑點沒解開，關於那個警衛……（查看文件）的確有兒子，但怎麼會失蹤了？而且並不是5歲，照出生年來算得話……26歲？跟我年紀差不多？這是怎麼回事？還有姊的態度，她是在包庇那個小孩嗎？為什麼要這樣做……

潘本蘇苦惱了一陣子，最後關掉文件

潘本蘇：算了，不想了。去洗澡吧。（潘本蘇邊說邊離開舞台）

燈光照到了電門梯上，上方數字開始緩慢上升

舞台外出現了聲音，先是洗澡聲，再來是撞擊聲，接著華島的聲音出現，電梯數字開始隨意跳動

華島：阿蘇我回來了！阿蘇！阿蘇？你在浴室嗎？阿蘇！

舞台外出現了救護車的聲音，救護車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急促，剎然停止，電梯數字停在了33，燈暗，舞台外出現了潘本蘇的聲音

潘本蘇：關於我在浴室滑倒成為植物人這件事，聽起來是多麼的荒唐可笑，但卻又笑不出來。我的人生被判了無期徒刑，一個生命隨便的成為一具會呼吸的肉，才知道生命是如此的不值一提。而活著，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第三場

場景回到了一開始的電門梯，因為翻車的偵探趴在地上，眾人緊張的呼喚偵探。

華島：阿蘇！阿蘇！

福爾摩西蘇：呃，頭好痛，腰也好痛。

貴婦：you gave me goose bumps.小蘇，你沒事就好。

福爾摩西蘇：我回來了?我剛剛好像去到了法庭?

警衛：小蘇，你在說甚麼?你不是偵探嗎?沒事了就快起來吧!

華島：伯父伯母，你們真的不讓阿蘇上去嗎？

警衛：唉，這是小朵的意思，我們原本也很不情願。

福爾摩西蘇：有人要先拉我起來嗎？

華島：不能這樣……爸！媽！

警衛：小島剛剛喊我爸了。

貴婦：so surprised!兒媳婦叫我媽了！

福爾摩西蘇：哈囉？我還在地上喔。

華島：爸！我知道您最喜歡喝茶了，雖然沒有爸的好，但我家也有上好的茶葉，下次給您嚐嚐。

警衛：好！好！小島送的我都喜歡。

福爾摩西蘇：help me……

華島：媽！我知道這附近有很多名牌店，您遠道而來，之後有空陪您去逛逛。

貴婦：That's awesome!不然這幾天都悶壞了，好久沒來這裡逛了。小島我跟妳說，之前這裡對面有一間服飾店，裡面的衣服都超好看又便宜，我每次買完菜都會去逛逛，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福爾摩西蘇：不拉拉倒（倒下）

華島：（打斷貴婦）爸！媽！只要阿蘇還在做偵探，我就永遠是他的助手，也會是你們的女兒。所以讓阿蘇上去吧，這是他的願望，（頓）也是我的。

警衛：可是……

這時電梯門打開，策展人又從電梯走了出來

阿卡巴多拉：華島，你確定要帶他上去，你知道他不一定能阻止怪盜。

華島：阿蘇我不指望。

福爾摩西蘇：欸？

華島：但你是這個寶物展的負責人，我相信你可以。

福爾摩西蘇：華島，說反了吧？你是我助手欸？

華島：你們為什麼都不讓阿蘇上去？難道你們都不想他活下來嗎？

福爾摩西蘇：我走個樓梯也會死嗎？

策展人踢了偵探的腰一下，偵探大叫了一聲

福爾摩西蘇：阿！好像會。

阿卡巴多拉：華島，他這個情況已經持續四年多了，也不見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如果還要繼續下去，對雙方都是個折磨。

福爾摩西蘇：只有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嗎？

眾人：對！只有你！

福爾摩西蘇：……（倒頭趴地）好喔。

警衛：小島，我們原本也接受不了，但這是小朵跟我們提議的，如果現在讓他上去的話，這次寶物可能保住了，但下次呢？怪盜依然存在，小蘇仍然逃脫不了這個魔咒。

貴婦：my dear，我們也捨不得小蘇，但是這麼多年了，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小蘇繼續承受這樣的痛苦，我們也在忍受著日復一日，等待的煎熬。

華島：不可能！你們是他親人啊！怎麼可以接受這麼荒謬的要求？朵拉，你是這個寶物展的負責人，你不會提這種解決方法的……不對！那時候的法庭，也是妳！

阿卡巴多拉：華島，跟你說實話吧，怪盜的預告信是我寫的，目的是召集你們過來。我原本只是寄給你，沒想到偵探也跟來了。我把大家召集來，就是要詢問你們的意見，偵探是否可以上去寶物展，取決於你們的意見。

華島：不……不，你們是惡魔，你們怎麼可以決定阿蘇的命運？你們當阿蘇是什麼？

阿卡巴多拉：他沒有辦法做選擇!所以我把爸媽叫來。

華島：他現在就在這裡啊!你們為什麼不問他?妳還是要像以前對游姊姊那次一樣武斷嗎?

阿卡巴多拉：我……唉，患者的選擇嗎?(看向警衛和貴婦，神情掙扎)

警衛：妳來吧，做出什麼選擇我們都接受。

阿卡巴多拉：唉，好，華島你冷靜。福爾摩西蘇，應該說，潘本蘇，頭抬起來聽我說。我可以帶你上去，但我們阻止了怪盜又怎麼樣？你繼續不計一切的與怪盜戰鬥嗎？你已經浪費華島四年的時間了，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華島：我沒有關係，再四年也可以，只要阿蘇能夠康復。

阿卡巴多拉：華島，我沒有再問你！讓他自己決定！潘本蘇！你不是偵探嗎？現在立刻給我做出判斷，上面根本不是寶物展!你在醫院躺四年了!三天後我會為你做手術，你會活著，但可能一輩子就像現在這樣了！你要繼續沈浸在你的偵探遊戲？還是一了了之？

華島：朵拉！你這是讓阿蘇做決定嗎？

貴婦：calm down !朵拉！從小妳就這樣，講話這麼尖銳，你弟都被你講孤僻了，他到時候得憂鬱症怎麼辦……

福爾摩西蘇：夠了！

眾人沈默，偵探自己爬上了輪椅，場外播放著生命探測器的聲音

福爾摩西蘇：我累了，不上去了。

華島：（快哭出來）阿蘇，朵拉她開玩笑的，你留下來陪我好不好。

福爾摩西蘇：華島！妳已經浪費四年時間了！不能每次都要麻煩我！法庭上也是！妳沒有生活要過嗎？

華島：（愣住）我……你怎麼講出那麼過分的話，明明我……

偵探有點不忍，趕緊轉去另一個方向

福爾摩西蘇：爸，我看出來了，你是為了我辭掉工作來當警衛的吧？難怪你認識華島。抱歉，老潘，這些年造成你的麻煩了。

警衛：哼！我是賺錢賺到手軟了才辭掉的，關你什麼事？啊！（警衛隨即被貴婦擰了耳朵。）

福爾摩西蘇：媽，對不起，妳出國幾年了，我都沒去看妳，還要妳自己回來，我真是個不孝子。希望媽妳可以幫我照顧一下華島。

貴婦：Where is God who sent you to suffer from miseries?是我不好，將你和你姐拋下離開這裡，也苦了華島，我會好好照顧她的。

警衛：我也是。小蘇你走後，華島就是我的親生女兒。

福爾摩西蘇：謝謝你們。就算我們沒有血緣關係，依舊把我當親生兒子對待，能當你們的兒子我很幸運。（頓）還有希望你們能再和好。（轉向策展人要講話）姐……

阿卡巴多拉：等等。

福爾摩西蘇：怎麼了。

阿卡巴多拉：走之前把衣領上的徽章給我，看起來不錯，搞不好寶物展可以用。

福爾摩西蘇：……你在榨乾我僅剩的價值嗎？

偵探將衣領上的律師徽章拿下，並拿給了策展人，策展人看了看，打開電梯門從門裡拿出了一個盒子。

福爾摩西蘇：（笑）這什麼？潘朵拉的盒子？

阿卡巴多拉：這是交換，裡面有針筒，你自己用吧。

福爾摩西蘇：這就是妳的選擇嗎？成為妳心中的善終女神。

阿卡巴多拉：我的選擇都在盒子裡了。

偵探愣愣的看著盒子，拿了過來，然後轉向一直看著筆記本哭泣的助手

福爾摩西蘇：華島，對不起，原諒我吧。自從認識妳之後，我就過得很開心。是不是從我出事開始，妳就一直陪著我？選擇你當我助手真的是我做過最好的決定，但我累了，放過我了好不好，嗯？我們彼此解脫。華島，你和我不一樣，你還有十年、二十年，你還有第1564天要過，我就不上去了。(頓)我一直愛著妳，不管疾病或健康。

偵探說完便自己操控著輪椅離開舞台，眾人沒有阻止，生命探測器的聲音停止

偵探走後，策展人按著向上的電梯，等待電梯上方的數字慢慢降至1

警衛：小朵，這就是埋藏在小蘇意識裡四年多的真相嗎？

阿卡巴多拉：真相往往是簡單且符合直覺的。沒辦法自由行走的偵探很痛苦，身邊的人也會很痛苦，如果能解決他的病痛，對大家都好。

貴婦：我們真的解決他的痛苦了嗎？還是只解決了我們自己的痛苦。

阿卡巴多拉：(苦笑)我不知道，我也累了。

電梯數字到達了一樓，電梯門打開，場外生命探測器的聲音再次響起，眾人驚訝的看向電門梯，偵探再次從左舞台出來，生命探測器聲音停止

福爾摩西蘇：不走了，我要上去。

阿卡巴多拉：唉，不能這樣出爾反爾，這樣我很難工作。

福爾摩西蘇：姊，你也是傲嬌吧，盒子根本沒東西。

阿卡巴多拉：(愣住)是嗎？

眾人驚訝的看著策展人，華島衝過去將箱子打開，裡面空無一物

阿卡巴多拉：沒辦法，潘朵拉的盒子只剩希望喔！

福爾摩西蘇：華島，沒辦法，走不了，只能再請你們陪我玩一下偵探遊戲。

阿卡巴多拉：我其實真的有針筒。

福爾摩西蘇：你的專長是把天聊死嗎？

阿卡巴多拉：我認真的，你想好了嗎？說不定你要做偵探做到死喔。

福爾摩西蘇：這不是有你們嗎？而且我可以轉職做律師喔！（拍了拍他的輪椅）等我身體好了以後。

眾人沈默，然後忍不住哄堂大笑，華島開心的去推偵探的輪椅

福爾摩西蘇：不能用輪椅了，我要自己走上去，這是我要走的路。

警衛：好了，別堅持了，大家陪你走，會輕鬆點。

華島：好咯！破案破案！

眾人扶著偵探緩慢走上樓梯，電梯門緩緩關閉，上方數字逐漸轉到到25樓

第四場

前方舞台擺放著一張病床，潘本蘇穿著病服躺在上面，旁邊華島坐在病床旁，拿著筆記本趴著睡著了

潘朵拉從電門梯走進來，喚醒了華島

潘朵拉：辛苦了，這裡交給我吧。

華島：沒關係，我今天沒什麼事。

潘朵拉：你才不要累壞了身子，等小蘇的事塵埃落定，你就回來醫院吧。

華島：（苦笑）那可說不定。

潘朵拉：怎麼樣，關於同意書的事。

華島：不同意！我們認為還可以搶救一下。啊！應該說（看向潘本蘇）阿蘇覺得可以。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潘朵拉：唉，知道了。我們就陪這個傻子繼續耗下去吧，看誰先撐不過這通天一般的長梯。

華島：嗯，然後等待奇蹟降臨那天。（華島繼續趴在潘本蘇旁邊，沒有多說一句話）

**燈暗
全劇終**